

逝留

肖江虹◎著



张外僭

APETIME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NUO
MIAN

侧面

常州大学图书馆
藏书章

肖江虹◎著

APC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雉面/肖江虹著. —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8. 3

ISBN 978-7-5396-5963-3

I. ①雉… II. ①肖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314723 号

出 版 人: 朱寒冬

责任编辑: 姜婧婧

装帧设计: 张诚鑫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63533889

印 制: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(0551)65859551

开本: 880×1230 1/32 印张: 8.5 字数: 200 千字

版次: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9.8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

NUOMIAN

目 录
CONTENTS

蛊镇 / 001

傩面 / 087

悬棺 / 183

盩厔



小心翼翼揭开瓦罐，王昌林眼睛就亮了。

十多条半尺长的蜈蚣通体碧绿，焦躁地在罐子里游走。把半碗惨绿色的汤汁倒进瓦罐，盖上盖子，王昌林双手合十，双目紧闭，低声念诵：

云上的盪神

请赐给我无边的法力

林间的毒虫

沟边的魔草

都为我所用

七七四十九个昼夜

炼成一道圆满的盪

那些不速之客
驱赶他们
驱赶他们
远离我的寨子
远离我的族人
万能的蛊神啊
请用你的惠赐
永葆我们平安
让这个叫作蛊镇的村子
世世代代
绵延不绝

一连默念了六遍。

为什么要念六遍，王昌林不清楚，师傅把制蛊的手艺传给他的时候，也没有说明白。“六”在蛊镇是个好得要命的数字。制蛊需要六种毒草：毒鹅肠、散白花、断肠草、曼陀罗、见血封喉和溶血藤；常入蛊的毒虫也是六种：断尾蛇、毒蜈蚣、恶蝎子、鼓蛤蟆、长脚虺和尖嘴蝮；还有，蛊镇老人平常不做寿，唯独六十六岁，不仅要做，还得大做，三亲四戚，七乡八寨都要请到。仔细想想，和六有关的事情还有很多，每年六月六日是敬蛊神的日子，寨西头戏台的柱子是六根，甚至过年都规定菜数只能六碗。总之，只要留心，在蛊镇，这个数字无处不在。

洗净手，王昌林把瓦罐重新放回屋角的土坑，覆上土，铺上篾席，伸直腰呵呵笑了。是值得高兴一回，等蜈蚣吸完这半碗草汁，这道蜈蚣蛊就算大功告成了。

重新窝进躺椅，王昌林才感觉累了，快八十的人了，身子骨是不行了，随便一动都能听见骨头炸裂的声响，不动就尽量不动吧！油尽灯枯，随时都可能没了。

也怪，刚翻七十那个坎坎时，王昌林还没觉得自己老了。整天跟着四个儿子往庄稼地里头钻，好手好脚，啥活都能提得起。自从儿子们扛着蛇皮袋子进城后，他觉得自己一夜之间就老了。儿子们都有孝道，每月按时寄钱，吃吃喝喝足够了。可他无法满足，还是想着在地里头蹦跳的日子，时不时还扛着锄头去地里头转悠。可入眼的荒凉让他实在无从下手，撂荒的庄稼地全是野草，比他还高，在风里头得意扬扬对着他摇头晃脑地示威。

倦意袭来，王昌林迷迷糊糊中看见老婆子在和他说话。老婆子站在蛊镇对山的垭口上，风吹着她长长的秀发，她那时还没过门呢！脸颊泛着少女特有的潮红。

“那个谁，听说你们镇子上有人会放蛊，真的假的呀？”

“是呀！我就会。”

女的吓了一跳，眼里扑闪着不安。

“放蛊是不是用来害人的呀？”

“屁，我就没害过人。”

老婆子性子犟，家里人不同意她嫁给一个蛊师，她收起几件换洗衣服就过来了，没有嫁妆，没有仪式，一口气为王昌林生了四个儿子。天不佑人，老四刚会喊妈，她就走了。急症，下地回来在水缸边汩汩灌下一瓢清水，噗地一躺就没了。

有人敲门，三长两短。王昌林遭打的蛇一般，两头一翘甩开了躺椅。他很细致地抹掉眼角的老泪，正正色，面上就起来了一层霜。

拉开门，王四维的嫩娃，叫细崽。此刻正是黄昏，晚霞在天边翻滚，王昌林一下没适应，差点被那片红光扑倒。抬手搭起一个凉棚，王昌林说么公，你来晚了。

论辈分，六岁的细崽是王昌林的爷辈。在蛊镇，年纪再大也是白搭，就算穿开裆裤的嫩娃，只要辈分上去了，你也得按规矩毕恭毕敬喊。

细崽没接话，左手一伸：“拿来！”

“么公，你进来！”王昌林闪开一条道。

“老子不进来，给钱，我还要去常家小卖部买饼干。”

“么公——”

“少逼啰唆，拿钱。”

“不给。”

“王昌林，你要翻天不是？说好敲一次门五角的，老子敲了门，你就要给钱。”细崽直着脖子吼。

嘴角拉开一线笑，王昌林说：“么公你进来，我多给你五角。”

细崽眼睛一亮,指着王昌林义正词严说:“说谎的是乌龟。”

进了屋,天边的晚霞被切断了,但细崽脸上的晚霞还在。不规则的一块红斑,差不多占据了整张脸,从额头上蜿蜒而下,漫过鼻梁,在右脸颊上夸张地铺开,一直流淌到脖颈。

伸手摩挲了那片赤红。“痛不痛?”王昌林问。

摇摇头,细崽有些不耐烦,说你都问了多少次了。手一伸,直截了当:给钱。

凑近仔仔细细琢磨了一番,王昌林点点头说:“似乎比前个月又淡了些。”

听了这话,细崽有些得意,说:“我爸说了,等它散了,就接我进城去。”

王昌林坐在门槛上,看着细崽蹦跳着远去的背影。霞光透过薄云,从天边斜刺刺照过来,仿佛无数的尖针,将一个镇子死死地钉住。王昌林举起头,针尖飞泻而下,他感觉到了一阵钻心的刺痛。

二

细崽脸上的红斑是两岁开始出现的。开始只是隐隐的淡红,他爸王四维还有些得意,逢人就说你看我娃这脸,红得跟苹果似的。渐渐就不妙了,先是微醺,继而大醉,最后像是给人甩了一脸狗血。四维是个舍得人,砸锅卖铁带着儿子到处跑,连省城最好的医院都去了。药吃了几箩筐,一点用处没有。最后带去看了邻寨一个巫医,巫医要了

生辰八字，摸摸捏捏搞了一通，然后下了决断：这娃前世是个守寨的军士，在一场战斗中惨死，血气太浓，投胎了都没能化掉。王四维双膝一落，哽咽着央求解法。巫医摇着头说就是天王菩萨都解不了了。

一个清晨，伤心的王四维带着无解的王细崽离开了盍镇，跟着外出的人流去了遥远的城市。半个月后的一个黄昏，更伤心的王四维带着更无解的王细崽出现在村头。他对遇到的每一个人说：都怪这张逼脸。细崽妈扒开儿子的衣服，大大小小、深深浅浅的伤痕遍布全身。女人落了泪，抓住男人问这些伤是咋弄的。男人半天才说棚户区的其他娃娃都拿细崽当怪物打整，背着大人就没轻没重打他。抱着细崽哭了一回，女人说细崽我们哪儿也不去了，就是凌霄宝殿也不去了，我们就好好在家待着。

奇怪的是，自从回到盍镇后，细崽脸上的赤红开始渐渐淡去，步子跟来时差不多。第一个发现的就是王昌林。一天，王昌林在村口遇见细崽端着小鸡鸡，对着远方咬牙切齿地撒尿，还咕哝：

“霉死你狗日的。”

目光顺着么公皱皮的小鸡鸡歪歪扭扭绕过去，王昌林就看见了王木匠的屋子。

王木匠一身手艺，尤其擅长做寿木，前些年进山伐木，让一棵老黄杉砸断了腿。断腿后路就不平了，一迈步就跃跃欲试的模样。去年接到一个徒弟的信，让他去城里一个木材加工厂上班。兴冲冲进了城，徒弟带他去见工厂老板，老板看他一飞冲天跑来的架势，盯着那条断

腿看了半天，一挥手就把他扇回了盩镇。

王昌林不知道王木匠如何得罪了细崽。木匠是他看着长大的，不折不扣的老好人。早些年给人做个门窗，打个寿木，从不谈价，主人家看着给，多多少少他都受。最近几年就更不说了，气饱力胀的年轻汉子全都走光了，瘸腿的王木匠就成了寨子里头力气最大的人。谁家有个搬抬扛移的重活，站在村头的土堡上甩一嗓子，木匠就笑眯乐呵腾云驾雾赶来了。论人缘，十里八乡怕是没人敢和木匠比。前年木匠老爹老去，附近好几个寨子的人全来了，虽说都是些老弱病残，但量大，把一个院子塞得满满的。

王昌林背着手，盯着细崽的一举一动。等细崽收拾好撒尿的家什，王昌林往前迈了两步，他说么公，木匠到底咋个得罪你了？细崽红着眼说，他把我从常家买来的饼干扔丢了，说饼干长了霉，不能吃。王昌林说木匠做得对呀。细崽翻着眼说干屎，他是没的吃眼红才这样干的。王昌林笑笑，双手把细崽扳过来，刚想给么公讲道理，忽然呆住了。细崽额头上那团火烧云，仿佛正随着黄昏的降临慢慢淡去。

伸手使劲抹了抹，力气大了些，细崽咧着嘴叫了一声。

“怪了，么公，淡去了呢！”王昌林惊讶着说。

挥手格开王昌林的手，细崽愤愤地说：“管老子的，多管闲事。”

又仔细看了一回，王昌林确定，真是淡去了。

回到盩镇半个月，细崽有了一个能挣钱的活。

这个安逸的活路和村东头的柳七爷有关。

盪镇最大的一棵古柏在寨中的晒谷场上，浓荫蔽日，像个浑圆的伞盖。教书先生柳七爷每次给寨人讲古，到《三国演义》刘备出场那一段，就说刘备还是个娃娃那阵子，就坐在村子里一棵古树下，让其他娃娃来参拜他，喊他陛下，有人看见了，就说那棵树不就是皇帝的黄落伞盖吗？这娃娃长大了定有出息。

然后柳七爷手指往上一戳，对众人说，那树就这模样，按这说法，我们大家都是帝王命哟。大家就呵呵笑一回。

柳七爷脑壳不大，但学问不少，上古那些芝麻大小的事情他都晓得。只要老天给脸，晚饭以后听他讲古是盪镇人雷打不动的科目。人多那时候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在古柏下围得水泄不通。离得远的，怕听漏了，脖子伸得老长，眉毛跟着剧情上下抖动。现在人少了，只剩下几个老眼昏花的和鼻涕横流的。但科目还在。只是柳七爷讲古的劲头没以前那样足实了，有一搭没一搭，还老出错。说诸葛孔明死后，魏延反了，大喊三声谁敢杀我，第三声话音未落，就被身边的马超一刀砍于马下。周围尽是失望之色，王昌林实在忍不住了，咳嗽一声，装得水波不兴样地纠正：老七，是马岱，马超早死了。柳七爷双眼浮起一层灰暗，四下扫扫说：“冷火丘烟的，没兴致，以前堆得密密匝匝的时候，我那个时候讲错过？”

一连六天，晚饭后都不见了柳七爷的影子。王昌林和同宗的几个老人在树下抽旱烟，吧嗒吧嗒，云山雾罩，烟锅子填了好几回，也不见柳七爷过来。月亮起来老高，悬在古柏树顶，把几个老者拢在一团淡

黑中。磕掉剩烟，王昌林说都散了吧，老七今天怕又不会来了，也不晓得他在忙些啥子。另一个老头往地上啐了一口烟唾沫，有些忧虑地说：最近他老说胸闷，会不会倒床了？

王昌林说明早我们去看看吧。

几个老者摇晃着往柳七爷屋子那头赶。蛊镇的早晨很安静，王昌林走在最前面，火棘树的拐杖在石板上敲打出沉闷的声响。他忽然停下来，远远近近打量一番，叹口气：

“要是前些年，这个光景，田间地头都是人。”

指着路边一堆乱木，王昌林说：“你们看看，蛊神祠呀！连个轮廓都没有了，去年还有两根柱子立着，今年啥都没了。”

屁股后面几个老枯朽也跟着叹气。

柳七爷的屋子在村南头，背靠一条河沟，屋子周围都是竹子，枝繁叶茂，青翠欲滴。老夫子很讲究，当初选地建房，其他人家都离河沟远远的，怕潮湿。柳七爷不怕，说有山有水才有灵气，又说居不可无竹，就在屋子周围种了许多的钓鱼竹。在蛊镇人眼里，七爷有种天生的距离感，他的一举一动都让你惊讶，像个堕入凡间的星宿。

房门虚掩，王昌林站在院子里喊了两声，没人应答。

推开门，一股怪味扑面而来。

老七没了。王昌林说。

柳七爷仰面躺在一张核桃木的雕花椅子上，微闭的双眼汪满了墨绿色的脓水，面部完全塌陷，仿佛皮骨下有了一次暴雨后的坍塌。他